

名家之间

夏天过去了



夏天过去了，可是我
我还十分怀念。
那些可爱的早晨，
黄昏，像一幅
美丽的图画出
我眼前。

秋天终于又按时地到来了。
“虽然，颜色在消褪，可
这是我写的又一首诗。”

不是死，
是我的爱！
把你命运担起。
冬天从你这里夺去的，
春天会交还给你。
有许多的事情还为你留着，
这世界依然美丽。
凡是你所喜爱的，
我的心，
你都可以去爱呀。

我是异样的夏天
和它热烈而动的

早过三十
可是姑娘
因为没有生小孩
便依旧一副粉脸含春的
少女模样。
姑娘珠黑睛亮，眉着新月。
随意赠人一眼，
便见得柔情如水似的娇羞。

方方 VS 喻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天过去了: 方方 VS 喻红 / 方方著; 喻红绘. — 杭州: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3.10

(名家之间)

ISBN 7-5340-1692-4

I. 夏... II. ①方... ②喻...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③油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I247.7 ②J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6881 号

策 划: 李 方

作 者: 方 方 喻 红

责任编辑: 李 方 盛诗澜

装帧设计: 胡 珂 李 方

责任校对: 黄 静

责任印制: 陈柏荣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 址: <http://mss.zjcb.com>

E-mail: zjmdwhz@yahoo.com.cn

邮 编: 310006

制 版: 文高图文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7.5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 插 页: 1

印 数: 0,001—10,000

书 号: ISBN 7-5340-1692-4/I·007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调换。

2017.5/1741

夏天过去了

28/11



目录

004_ 方方 VS 喻红

018_ 夏天过去了

116_ 风景

238_ 关于本书

开始： 红绿相间的肖像

>> 方方

1978年到1980年间，文学几乎占据了我们的——一帮历经艰辛而终于有机会读大学中文系的文学爱好者们——全部的生活。我们成天讨论着当时最流行的文学话题。它们主要是：1.文学作品应不应该写爱情；2.文学作品是不是只能歌颂而不能暴露阴暗；3.文学作品是不是只能有喜剧而不能有悲剧；4.文学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们被我们简称为：爱情问题、歌颂与暴露的问题、悲剧与喜剧的问题、工具论等。争论从来都没有结果。最后拿出结果的是时间。时间自顾自地往前走。走着走着，这些结果便在无需争论的情况下水落石出。有些事情是不必讨论出结果的，有过程就行了。

我最初的写作就是在这样一个大争论背景下。我们这代人是和时代同步行进的。时代有多幼稚，我们就有多幼稚。时代在想什么，我们就会跟着想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这种深刻的烙印伴随我们的人生许久许久。80年代的初期，我们生活在激情之中。写作也都为这种激情所驱使。

及至80年代结束，90年代的来临，这种激情业已度过了它的高峰和低潮而进入了强弩之末。严酷的现实和被挫折的理想使得生活严峻的一面赤裸裸地展示在眼前。改变现实的无力变成了无奈和厌倦。在无奈和厌倦中又不想放弃温暖。

那时的我就是这样心情矛盾而虚空。1987年我写了四个不同类型的中篇小说，它们分别是《白雾》、《闲聊宦子塌》、《船的沉没》和《风景》。然后，我就被人叫作“新写实作家”。许多的人认为，这顶帽子戴在我头上不是太准确。但我觉得这是无所谓的事。

>> 喻红

1990年5月，“女画家的世界”在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开幕了。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不久，作为这个展览的策划者和参与者，紧张地等待着观众的回应。

因为厌倦大而空的观念，也缺乏对政治的狂热，我寻找着一种自我解脱的方式，渴望把内心的无奈、盲目和怀疑表达出来。于是我开始画身边的女友。女生宿舍的生活使我了解她们的青春萌动和年少张狂，因为我和她们一样，看上去平静时尚，内心却徘徊在寻找出路和随波逐流的矛盾中。这些肖像作品把强烈的主观色彩、莫名的情绪和奇怪的空间结合在一起。我努力把每一幅画画得单纯漂亮，看起来就像广告一样与意义无关。画面中的每一个女性都泰然自若地存在于非真实的环境中，绘画语言极其细腻真实，细节描绘极其具体精致。这种真实与不真实之间的矛盾使画面产生了一种张力，也暗合9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情境。

在所有展出的作品中，《红绿相间的肖像》是我喜欢的一幅。画面抽去了人本身的自然色，只剩下绿色的衣服和玫瑰色的脸。人物表情兴奋而漠然地坐在虚空中，像是在等待什么事情发生。她的面部被头上遮阳帽的阴影分割成条状，这些红色的阴影在她脸上划过时显得既残酷又美丽。

人们需要一些新鲜的、呈现当时心态的东西，因此这个展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后来人们开始讨论“新生代”这个对我来说并不太熟悉的考古名词。再后来我被定名为“新生代艺术家”。

红绿相间的肖像(布面油画) >

130cm × 97cm 1989年



>> 喻红

接下来的几年，人们在经历了太久的贫穷之后，对物质和金钱的追求变得急迫而夸张。每个人都在规划和实践着自己的发财之路，精神追求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然而，强烈渴求的永不满足和追逐过程中付出的巨大代价使人们内心的平衡被打乱，失重感油然而生。

这种心理波及到了生活的每个角落，包括我面前的画布。

油画《走钢丝》(1991年)画的是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在钢丝绳上的表演。一根钢丝从右上向左下拉过来，使画面产生了不稳定感；孩子们紧张地把握着各自的平衡，两个瘦削的身体抗拒着巨大的不安。他们单纯的红色身体在浅灰色的背景下显得有些刺眼，危险的滑落似乎随时都可能发生。

另一幅油画《青春高度》(1993年)画的是三个年轻人惊叫着从天而降。倾斜的构图使画面产生了动感，而细节的描绘又使人物看似凝固——谁也无法说清失重带来的是绝望还是快乐。

√ 走钢丝(布面油画) 130cm × 97cm 1991年

√ 青春高度(布面油画) 155cm × 172.5cm 1993年



深入一： 快乐来自于……

>> 方方

我曾经说过我写作是因为我想要倾诉。有时这种倾诉欲望会一刻不停地折磨着心。这是一种很个人化的倾诉。至于有没有听众或听众有多少，在倾诉者来说并不重要。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太遥远了。遥远得彼此总是只能朦胧相看。有谁想要知道你的心情和想法呢？反过来，你自己又何曾想要去倾听别人诉说他的一切？所以，人既作为一个独立体存在于世，那就注定了他一世的孤独。只是有人将这孤独玩味得格外深刻，以至自赏；而有人则尽其一生精力来排遣这种孤独，力图让自己溶入这个世界而成为生活这条大河里畅游的鱼。这就有了个人爱好的选择。

我选择了写小说。因为它可以让我尽情地倾诉。没有人能阻止我倾诉激情，也没有人会轻视我倾诉平淡；没有人厌烦我的躁乱，亦没有人嘲笑我的痛苦。文字就是我絮絮叨叨的话语，笔便有如舌头。

在我倾诉的过程中，我感到自己内心空间的辽远和阔大，感到了自由和随意在那里散发着无边的芬芳，感到了心情的恣意和舒畅是使生命获取新鲜活力的源泉，感到了自己无穷尽的创造力：创造着纷纷人生也创造着自己。

倾诉还可以使我随时走进自己内心的天空。就仿佛专门为自己重新开辟了另一个宁静而完美的境界。在那里，我能看到我的思想，看到我的感觉，看到我的欲望我的爱情我的梦想，并由此看到我整个的自己。我和自己相互观照。我们是两个知己知彼的人。我们互为谈话的对手。我们对对方都耐心而温柔。我们共同承担痛苦和欢乐。我们一起观看太阳的朝升暮落并感受它周而复始的灿烂和苍凉。我们相携着走同一条路，踏同一个脚印，合同一个节拍。于是，在生命这个内在的旅程中，我和自己比肩而行。我始终不曾独自存在。这样，我自己便成为束缚我漂泊的绳索。我自己成为我植入泥土的根。

这样就有了我的小说和其他的文学作品。故事的框架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通过字里行间听到我的诉说。

快乐便由此而来。

>> 喻红

社会转型造成多重不确定性。为了躲避生存的艰难和精神的困扰，人们热衷于平庸的日常生活。寻找快乐成为一种必然的减压方式，而这种快乐往往来自于对无聊的放大。

油画《烈日当空》(1991年)的主题应该与此有关。这幅画的情绪产生于那年春天去长安街看玉兰：当大部分树木还光秃秃的时候，雪白的玉兰花茁壮盛开在红墙边；充满欢声笑语的人流中，爱美的人们纷纷摆出各种姿势合影留念。画面中四个女子挤靠在一起指天而笑，旁边另外有几个女子站着、坐着、走着、笑着。她们开怀地笑，但这笑在烈日下竟显得如此苍白而空洞。耀眼的阳光照在黑白色女人们的脸上、身上，也照在地上，令人目眩。拥挤的构图，非真实的环境，给人一种封闭感。这幅画是在一个深夜开始的，清冷的日光灯、干涩的眼睛、脑子里的嗡嗡声使我不敢肯定这几个小时的工作是否有意义。但第二天再来看时，忽然发现其中有一种挣扎于清晰与不清晰之间的模糊感。我喜欢这种感觉。

另一幅快乐的画是《情人们》(1991年)。那时我正处于恋爱中，而恋爱中的人是不自知的，旁人会因此而偷偷地笑。画中玫瑰色的情人们在鲜花和怪石间投入地拥吻。在看似浪漫的情境中，现实依然在场，并充斥着每个角落。它使浪漫和诗意缩水。

√ 烈日当空(布面油画) 160cm × 200cm 1991年

√ 情人们(布面油画) 160cm × 200cm 1991年





深入二： 花朵的经历

>> 方方

1996年，我女儿毛妹上小学了。她识字很多。而且开始读武侠。她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读了金庸全部的小说。见她一丝不苟地读书时，我突然生出一个念头，就是为她写一本有趣的书。这本书一定是纯粹的儿童读物，是她喜欢看的。于是我开始动笔。

这本书写得很快。写到一半时，毛妹开始饶有兴趣地在我的电脑上阅读。写完后，还没有交稿，她又开始读第二遍。出版社将这部小说拿来给我校对时，她又读第三遍。最后书出来了，她的第四遍阅读也开始了。她说这是她最喜欢的书，不是因为它是妈妈为她写的，而是这本书太好玩了。她每天背十几本书到学校去，一直背到班上同学几乎人手一本的程度。她的话和她的做法是对我最大的奖赏。于是我也开始把这本书送给朋友的孩子。有一天林白对我说，我家马念念最喜欢看你这本书，看了一遍又一遍，一边看一边笑。林白的话让我快乐。

这本有关儿童的书叫《有个小孩子叫冬冬》，是一个天真而有趣的小孩冬冬的一段经历。它其实可算作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写它就是要让读它的孩子们放声地笑出来。

我喜欢孩子的笑声。这种笑声发自内心，天真而自然。你从这笑声中能听出他们的未来明亮而灿烂。



△ 少先队(布面油画) 137cm × 184cm 1990 年

△ 中国公主(布面油画) 182cm × 177.5cm 1992 年

>> 喻红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我们都有过花朵的经历，也就对花朵们特别关注。有一次，在故宫午门拥挤嘈杂的广场上，一大群穿着蓝色背带裙和白衬衣的少先队鼓乐手拿着乐器，无聊地等着老师的安排。我随手拍了照片，洗出来细细端详，发现那些少女们稚气的脸上竟有着大人般的表情。这种表情是油画《少先队》(1990年)的起点。我把她们放在狭窄的红墙之间，跟在灰色的、面目模糊的成年人身后，默默地走着。当我和她们同样年纪的时候，也一样不明白成长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喜欢另一幅关于儿童的画——《中国公主》(1992年)。在一个偏远贫困的山沟里，我看到的女孩子们竟都穿着鲜艳的、有层层轻纱的公主裙。中国化的洋式审美观与周围落后的环境之间构成的矛盾成为我画这幅画的契机。画中快乐的孩子们也穿着鲜艳的公主裙，笑闹着。周围有美丽的花朵，就像小时候画儿童画时所画的花。一条彩虹贯穿画面左右。所有的东西都象征着积极和美好，但同时又透露出无法回避的虚假和矫饰。这种虚假和矫饰会带给她们什么样的未来？

现在想来，我钟情于表现儿童的世界不仅意味着某种态度，也是一种暗示，暗示我的生活将会改变，我生命中的“中国公主”即将诞生。

>> 方方

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常常无法自控。因为一个人的生命从来就不独属于他一个人。我总想通过小说来表达这种人生的失控，但最终还是觉得无论我们有多高明，也都无法表达出我们的真实的面容。

我们历经了百年一遇的世纪末。这个世纪末的天然焦虑和忧伤，也是我们的焦虑和忧伤。我们的生活何其沉重，我们的节奏何其快捷，我们面临的问题何其复杂，我们抗拒的诱惑何其强大。我们有无数难以言说的心思，我们也有无数不可理喻的作为，我们愿意有理想，却明白那其实是无法追逐和无法实现理想；我们相信有崇高，却也很清楚那只是不可超越和不可攀登的崇高。我们最信仰的是真实，但把所有的真实揭开来，却也是虚假和伪饰堆砌。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很是茫然，于茫然中四顾，所见所闻所知所会，并不能使我们的眼前变得通透，反而徒添更多苦闷。我们想请智者为我们解惑，智者们之乎者也ABCD人云亦云地一路说下来，却令我们连智者和他的智慧都一起瞧不上眼了。我们三十而无法立，我们四十而仍大惑，我们五十而耳未顺，我们六十而不知天命。待我们七十了八十了，纵是我们定力深厚，不远离世界，世界也要抛弃我们。

如此，我们常常困惑自己应该怎么做。因为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让自己去适应一切，而一切却坚决不让我们去努力适应它。于是我们经常就让自己呈自然状态。不为什么做事，也不为什么生活，不想要改变什么，也无所谓自己是否被改变。

90年代末，我的心境沉重。我开始写长篇《乌泥湖年谱》。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在我心里千缠百绕。我觉得如果不把他们写出来，我就摆脱不了压在心口上的那份沉重。

**深入三：
内心的情结**

>> 喻红

1994年8月12日，我的女儿刘娃出生了。当医生把她包好，放在我怀里时，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新生儿的眼珠像蒙了一层油，瞳孔巨大，黑亮亮的。看着她的眼睛，我的眼泪不停地淌，心情无法言说。我静静地感觉着她可爱的粉红色的重量，心中明白从此有了不可推卸的责任。

日新月异是对她成长最准确的描述，体会和观察她的每一点变化几乎成为我那时生活的全部内容。她从一个脆弱的婴儿，开始慢慢学步，感受外面的世界，她上幼儿园了，学会与人相处和在集体中生存；她上学了，完成所有的功课，努力在现行的教育制度下成为一个好学生；她进入了社会的轨道，从此一去不回头。这样的成长过程在每一个家庭中发生，无论谁都难以改变。它具有巨大的惯性，就像早已注定了一样。

很多人都说她长得像我，但拿我们俩小时候的照片对比，却会发现两张几乎相同的脸上记录着不同的成长背景。时代和社会带给我们不同的生活和命运，不同的处境在我们脸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对成长中不确定性的困惑成为我内心的情结，我需要一种方式来表达。





深入四： 诠释生命的成长

>> 方方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是我的小说中很另类的一篇。

小说发表后，经常有人这样提问：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你怎么会想起来写这样一个人？我常常是不太喜欢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一个人想怎么样生活是无需问为什么的。他愿意这样生活就这样生活。有时是他的自由选择，有时也不完全是，而是一种身不由己。而这身不由己的原因却是可以举出一千种一万种的。一个人选择了什么样的活法，难道真的可以找到理由吗？倘若找到了，那理由恰就是真正的理由么？不知道别人信不信，至少我是不信的。总觉得更多的时候，一个人选择了自己的活法，没什么理由。于是写这么一个人也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理由。

我们知道这世上横竖是没有完人的，人人都分裂着。成长正是在分裂中。有人分裂着身体，有人分裂着灵魂，有人分裂着性格，有人分裂着精神。一个人分裂成两块是分裂，分裂成十块八块也是分裂。那么就让我们任意分裂好了。花开三瓣的三角梅是美丽的花，而粉身碎骨飘得漫天的蒲公英也是美丽的花。

分裂着的成长是绚烂多姿的。



>> 喻红

我开始寻找，整理过去的照片，按时间顺序一一排好，一张一张读，心中有一种感动。从1999年到2002年，我用绘画和图片的双重方式来诠释生命成长的主题。

最早做的部分是按照时间的线索用绘画以一年一幅的方式，记录从我出生到现在的成长过程，也包括刘娃的成长。我用现实主义的绘画方法慢慢地完成整个系列，这种画法在我小时候是表现革命题材的主流样式，被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即使是现在，所有开始学画的孩子在美术学校学到的也是这种源自前苏联的画法。虽然在当代艺术体系中，它已经不再时髦。但这种语言本身代表了时代的变迁，具有社会和文化的双重含义。

每一幅画都以过去的照片为依据，忠实地记录下当时的气氛和细节，甚至包括照片的颜色。选择是工作的开始。早年的照片很少，一年一两张，没有太大的余地。后来渐渐多了。我尽量选择那些没有明确含义、甚至是偶然拍到的照片，因为它们更能反映生活的日常性。这些看似无意义的琐碎的生活片断，由于时间的参与具有了某种暗示性和多义性。

并置是这一系列作品的看点。国家成长和个人成长并置，宏大叙事和个人情感并置，历史的重量和个体的无助并置，政治生活的无常和私人生活的日常并置。这种多重交错的并置给阅读带来很大的空间。